



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



图 视觉中国

■ 上海体育科技示范园 打造健康产业孵化基地



科创新地标

体育企业孵化中心、体育大数据中心、体育运动康复中心、老年人残疾人运动中心、体育创意店、体育健康体验中心、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创业特色街……五角场北端以上海体育学院为中心、清源环路附近几平方公里的区域内，体育产业、健康产业正在聚集，创业者、创客们纷至沓来，一个体育产业的小“硅谷”已经在创客们手中诞生。

这里是由科技部、教育部批准的上海体育国家级大学科技园，也是中国体育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——国家体育总局命名的首个“体育科技示范园”。

吸引创业者纷至沓来

“体育健康产业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”，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张忠向记者披露了一组数据：2013年，我国60岁以上人口突破2亿，带动上万亿元的产业规模。2013年我国大健康

产业规模接近2万亿元，到2016年接近3万亿元，达到全球第一。而到2020年，我国健康服务业的规模将达8万亿元。市场提供了契机——科技园将体育与健康融合，研发机构、中介服务、技术服务、战略投资等多项服务并举，吸引了一大批创业者、创客的到来，而创业者的优异表现，助推了上海首个体育产业集聚地的形成。

“巅峰减重”称得上是科技园里最老牌的企业，2005年由上海体院的一批毕业生创办，致力于运动及营养干预、心理及生活方式重建的减重解决方案。最初几年，企业的品牌项目是“减肥夏令营”，每年引来几百名小朋友减肥。融入体育科技园后，“巅峰减重”实现了脱胎换骨：从解决青少年肥胖问题，延伸到社会各阶层、各年龄段人群的肥胖及相关慢性病的问题。巅峰减重逐渐从初期的封闭式青少年减肥夏令营，发展成为集全封闭式减肥训练营、减肥科学研究所、健身会馆、美寸减肥APP及“云瘦身”服务为一体的健康减重综合体。“巅峰减重”先后帮助17000余名线下肥胖客户摆脱了肥胖困扰，帮助

近300多万肥胖网友在线成功减肥，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、最具影响力的高端减肥机构。2015年6月，“巅峰减重”获得光大体育文化基金A轮投资，2016年3月获得劲霸男装旗下劲邦资本B轮投资。

依托健康产业快速发展

“跃动”是体育科技园内另一家颇具人气的企业，它的创办者是体院硕士生李胜席。2003年，一根小小的跳绳被引入上海体育学院。融合体操、舞蹈等炫酷动作，极具观赏性的花样跳绳很快吸引住了李胜席，他也成为上海体育学院第一批花样跳绳队员，并和一群同样热爱跳绳的小伙伴们组建了“上海体育学院花样跳绳队”，一直传承至今。2010年，花样跳绳走进了上海世博会，迅速成为网红。“跳绳可以当饭吃，也能创造大商机”——李胜席和几个同学创办“跃动”，成为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扶持的大学生创业企业。

如今，以花样跳绳为特色的跃动将主营业务逐步扩展到包括赛事举办、活动策划、产品研发、教练培训、团队演出、青少

年体育俱乐部运营、跃动多元成长夏令营、品牌推广、电子商务等各个方面。除此之外，跃动每年都会参加国际跳绳比赛，如DDCW（世界交互绳大赛）、WJR（世界交互绳锦标赛）等知名赛事。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，跃动更被奥运会组委会邀请前往进行现场表演。跃动还不断进行产品更新迭代和新产品研发。目前，跃动已自主开发了7项专利。比如珠节绳，跳起来既有悦耳的打地声，也解决了跳久了绳子易缠绕的困扰。李胜席说：“跃动的绳子已经卖到泰国、马来西亚，今后方向是欧洲，乃至世界的市场。”

“巅峰减重”和“跃动”只是体育科技园的缩影。张忠介绍，园区企业的特点就是依托健康产业快速发展，由小变大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园区总计注册企业达到467家，注册资金约8亿元；2016年，新增注册企业数99家，注册资金20314万元。园区还联合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，合力建设体育产权交易中心，实现了国内体育知识产权交易合约零的突破。

本报记者 张炯强

生活

创新家



■ 沈斌很喜欢给孩子们讲昆虫的故事

辞去稳定工作，投身自然教育的他致力于—— 教孩子们懂得“尊重自然”

“轻轻挠一下，看，玉带凤蝶幼虫会玩个小戏法——吐出两条像蛇的信子一样的触角，这是它在自我保护……”夏夜，在宝山区一片植被丰富的荒地上，28岁的沈斌正带着一群孩子和他们的父母，进行一次有趣的昆虫观测。

沈斌从事的是眼下逐渐兴起的“自然教育”工作，在业内，更多的人喜欢叫他“辣子老师”。

童年爱好“玩”成职业

在威海路上张家花园长大的沈斌，从小爱趴在墙根看蚂蚁搬家、蟋蟀打架、鼻涕虫慢慢爬。工作后，他有一次去大自然昆虫馆参观，忽然发现，自己真正的兴趣点还在眼前这些小精灵上。凭借着丰富的昆虫知识储备，沈斌应聘成功，并很快升任了上海大自然野生昆虫馆养殖部主管。

沈斌坦言，在小虫子身上，他似乎看到了童年的自己。“锹甲来说小时候躲在土

里，不见光，要经历漫长的羽化之后，才会长出帅气的硬壳。”沈斌说，另一方面，饲养虫子也需要有很强的耐心和爱心，就拿双叉犀金龟（俗称“独角仙”）来说，幼虫期超过1年，每个月要换土、换粪便，小虫子并不会有任何的变化。而亚克提恩大兜虫的幼虫期更长，要3至5年。“如果小朋友也能体验这样一个过程，就渐渐能培养对生命的敬畏。”沈斌说。

避免“中国式参观”

然而，沈斌发现，很多孩子并不懂得如何爱护这些小精灵。虽然昆虫馆明明有禁止标志，可是孩子们兴奋地拍打玻璃，大声喧哗，开启闪光灯照相，使得一些小动物受到惊吓，出现了食欲减弱、掉毛等症状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有的孩子虽然在观展，但是，遇到地上偶然爬过的蜈蚣、蚂蚁等小虫子，还是毫不犹豫地一脚踩下。

“希望孩子们能够尊重自然，懂得不打

扰自然。”抱着这样的念头，他辞去昆虫馆的工作，成立了“昆链教育科技工作室”。

设计都市里的生态之旅

白天开讲座，夜间带领亲子游团队深入草丛森林探访昆虫家园……每到暑假，沈斌总是格外忙碌。“锹甲的幼虫会吃掉朽木，粪金龟、蜣螂会吃掉其他动物的粪便，没有它们，地球会变成怎样？”沈斌说，孩子们听昆虫故事时，总是格外专注。每一棵树木都藏着昆虫的秘密。例如，柳树的汁液最能吸引锹甲、蝉、蛱蝶驻足，运气好的时候，孩子们还能看到蝉蜕的神奇模样。

植物、鸟类、海洋生物……在沈斌带动下，好几名和他一样热爱自然的达人也加入了团队，成为一名自然讲师。虽然工作室仍受到资金、场地等问题的困扰，但看到越来越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走出钢筋水泥的包围，这就是支持他坚持在自然教育领域耕种的最大动力。 本报记者 陆梓华